

书林漫步

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素描画

——读作家乔叶长篇小说《宝水》

□董云云

从个人记忆出发,小说的故事和人物素材就发生在她的故乡河南。在《宝水》中,像“卓”“承许”“不瓢”“撮谷堆”“乖不楚楚”“光不捻捻”“稳不踏踏”“机不灵灵”这些极富地域特色的地道的怀川方言的使用,让小小说里的人物一下子丰满鲜活起来,也拉近了与读者们的距离。

她为了把方言糅进小说,收集了很多关于地方方言、民俗的资料,还专门把河南的方言做了一番调查研究。有了这些生活气息浓郁的方言元素的加入,让读者读起来顿感活泼,从中感受到了生动有趣的中原古老的文化底蕴。

乔叶采风时住在村民家里,吃农家饭,听他们说自家事。柴米油盐,鸡零狗碎,各种气息糅杂在空气中,这让她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诸多情形跟她记忆中的故乡物产常会叠合,陌生是因为这一切与她的物产又截然不同。因为她知道,新时代乡村巨变正体现在它们的细节里。

《宝水》全篇贯穿一种乡情意识。从正月到腊月,光阴静水潜流,

四季自然交替,万物生生不息,它们隐而不显含而不露地成为小说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作品以诗意的表达,呈现了一场回归乡土的旅程,记录了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宝水村在“常”中有“变”,引发“变”的契机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小说并没有设置中心的矛盾与冲突,而是将乡村振兴中的矛盾与冲突散落在其间。同时,小说也并没有一个中心人物,正如书名所示,小说真正的主角是“宝水”。

小说中,杨镇长和大英是基层干部,也是新农村变化的领军代表人物。作为乡村女干部,大英从语言到行动都透着一股子泼辣劲儿,风风火火,为人刚直,然而她又有其传统、保守、软弱的一面。杨镇长出场时,小说白描他的样貌:“黑红的脸膛上有两个大梨窝,盛满了笑,很是有点儿萌。”寥寥数笔将一个没有官架子容易令人亲近的村干部形象托到读者眼前。他兢兢业业,能干事,肯吃苦,接受过高等教育,因为出身农村,也一直在乡镇工作,所以比较了解乡村的实际情况和农民的真实心理,

在管理上他智慧灵活,在上传下达时比较懂得变通。从这个人物身上,我们也看到了当前乡村干部的变化。

一瓶“怀川醉”,是乡建专家孟胡子出入各家的通行证。他工作有思路更有方法,小说多次写到他到村民进行“业务指导”,而村民之所以愿意听他的,除了他有来自官方赋予他的权力外,更因他有“随高就低”的意识和能力,能使村民信服。这是一个顺应时代潮流、扎根乡村干实事、具有时代精神特质的“专家”形象。

在时间流淌中悄然发生变化的是小说隐在的叙事动力,“我”的这条线索构成了《宝水》的叙事主线。《宝水》接续了使乔叶声名鹊起的《最慢的是活着》的叙事风格,重塑了她的乡村血脉之源。

“在更高的天空,有鸟在飞。在更深的山谷,有风吹过。而在更深的地下,有水正流。”作者的笔触意犹未尽,小说到此也没有戛然而止,乡村振兴还在不断进行中,而宝水是宝水,更是现在许多乡村振兴中的一个寻常小村的缩影。

《初光:探寻宇宙的边缘》

◎作者:[美]理查德·普雷斯顿著,姚向辉译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初光是个科技术语,指的是打开新型望远镜的遮光罩,让星光第一次落在反射镜和传感器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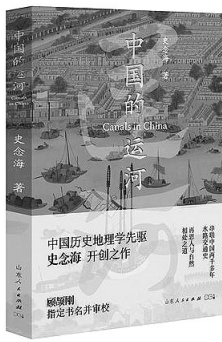
本书是一部非虚构作品,讲述了天文学家如何寻找来自宇宙边缘的光。在大爆炸之后两亿年,宇宙中第一代恒星诞生,那里便是我们可观测到的宇宙边缘。那些最初的光能帮助我们对宇宙的起源和演化之谜。

本书的主角是詹姆斯·冈恩,很多专业人士认为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优秀的天文学家。上世纪90年代,冈恩启动斯隆数字巡天计划,用一架2.5米口径的望远镜扫描北半球的星空,目的是绘制一张彩色的三维电子宇宙地图。

在他的领导下,这成为历史上最成功的巡天项目,直到今天仍在继续。该项目拍摄了数亿个天体的图像以及数百万天体的光谱,并向全世界公开。这直接改变了天文学家的工作方式,天文学从此进入大数据时代。

《中国的运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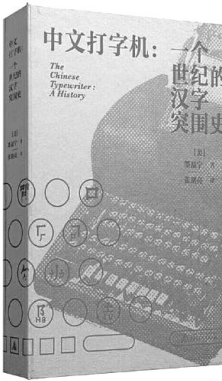
◎作者:史念海 ◎出版社:山东人民出版社



《中国的运河》是我国历史地理学领域的重要著作,作者史念海(1912—2001)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创始人之一。本书以运河变迁为切入点,网罗历史事件与其中的朝代更迭,让我们看到了运河那交织着无数赞歌和悲剧的历史。史念海也以此书跨出传统沿革地理研究,展现了历史上人类活动与地理变迁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本书兼具历史的质感和现实的品格,开启了中国运河历史研究的先河。该书初版于1944年,在抗战岁月出版此书,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和对祖国河山的认同。后来,史念海根据40多年的野外实地考察所得,大幅增补书的内容甚至重述,成就了如今的这个版本。新版除修订差错遗漏外,还对书中47幅地图做了全面精修。

《中文打字机:一个世纪的汉字突围史》

◎作者:[美]墨磊宁著,张朋亮译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汉字在过去几百年里,都因不能融入以“雷明顿”为代表的全球打字系统,而游离于所有语言系统之外。因此在近代,汉字曾一度身处“生存还是毁灭”的存亡之境。废除汉字,实现彻底字母化,曾是20世纪的主流观点。中文打字机的发明为汉字探索了与全球化接轨的路径,拯救了汉字,并深刻影响了如今的信息技术。

本书通过详尽的史料梳理,聚焦中文打字机的发明历程,还原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汉字技术史。

从美国传教士谢卫楼、大众教育倡导者周厚坤、赴美留学生祁喧、商务印书馆工程师震东,到著名作家林语堂,以及众多民族企业家、排字工……本书叙述了在看似不可能的狂想中,在前赴后继的失败实验中,中文使用者奋力反抗字母文字霸权的故事。

中文打字机不但是现代信息技术史上最重要又被误解最深的发明,它(不论是作为一个实体还是一种隐喻)还是一面无比清晰的历史透镜。阅读本书,我们可以重新审视技术的社会建构、社会的建构,以及中文与全球现代性之间充满矛盾的关系。

存在之上与荒诞之下的拉锯战

——重读《饥饿艺术家》

□熊金鑫

奥地利小说家卡夫卡创作的小说《饥饿艺术家》描述了一位痴迷于饥饿艺术的表演者从最初受人爱戴、风靡全城的风光无限,到沦为马戏团通往猛兽之路的“障碍物”,其始终不被人理解,最终孤独死去的过程。人与人之间的陌生冷漠,人与世界的无声对抗、人与理想的坚守和逃离,在这部小说之中体现得充分且深刻,而在这其中蕴含着生存的底色:荒诞。

二十世纪,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人的心灵变得脆弱敏感,对世界的体验也渐渐发生了变化。人的价值与意义开始变得缥缈遥远,这种缥缈感像隔着一层云雾的明月,即使明月再皎洁,他们似乎也无法窥见其背后的踪影。欧洲人走向了社会的荒野,陌生、虚无、压抑充斥着内心,人的形象似乎不再高大,理性也被肢解怀疑,他们陷入了自我价值的困境。面对赤裸的现实,他们感到了一种荒诞。众多西方哲学家把“荒诞”提升至一种人类生存价值的意义层面来进行探讨,将荒诞本身的浅层意义上升至人类自我价值思索的层面。尤奈斯库说:“荒诞就是没有目的,缺乏意义。和宗教的、哲学的、先验的根源切断关系之后,人们就会感到迷惘、不知所措,他的

一切行为就变得没有意义,荒诞不经而毫无用处。”加缪认为荒诞就是“世界的不合理性与人的灵魂深处竭力追求合理之间的冲突”。荒诞感体现了人类意义的一种迷惘与虚无,也展现了人面临自身的“合理性”与外在“不合理性”的抵牾与对立。

最初,饥饿艺术家风光无限,然而身处笼子外的人们究竟是以怎样的目光去凝视着笼子里骨瘦如柴的老人呢?怜悯?尊敬?抑或是其他的感情?我觉得这种注视与人们注视他们从未见过的、奄奄一息的猛兽并无区别。他们居高临下地俯视着饥饿艺术家,带着一个胜利者的幸灾乐祸和某种难以言说的自豪感,这种俯视让他们可以在自己平淡、毫无起伏的生活里旁观着另一个人的“徒劳无功”与“振臂高呼”。他人对饥饿艺术家的麻木冷漠不禁让人想起萨特在《禁闭》中的名言:他人即是地狱。明明是同一座城里的居民,明明是同一片天空下、同一块土地上的人们,却仿佛隔了山河万顷。饥饿艺术家是座孤岛,而城里的其他人则是一座集市,喧哗骚动但又荒诞不已。在这座城市之中,人们似乎不再有了相互理解而交流,而是为了防御他人将自己限定在了个人空间。世界扭曲着

人们的兴趣与好奇,扭曲着人际关系的疏离冷漠,也扭曲着饥饿艺术家的表演命运。

在马戏团的饥饿艺术家一直等待着那个专门为他饥饿表演而来的那个人,但是那个人从未出现。这位饥饿艺术家始终渴望着表演,始终对饥饿艺术充满着最崇高、虔诚的信念。现实与理想、坚守与逃离之间的错位导致了价值的缺失与意义的“不在场”,产生了强烈的荒诞感。人的意义在哪里?当所有的付出没有回报的时候,这种付出还有价值吗?就如同西西弗日复一日地推石上山,这种没有尽头、毫无收获的劳动究竟是一种意义还是一种虚无?面对这种情形,我们该继续生存还是选择死亡呢?在《饥饿艺术家》和《西西弗神话》中作者给出了他们的选择:西西弗在推石上山的过程中不抱希望却



又激情应对,义无反顾地生活;饥饿艺术家在生存的孤岛与逃离的现实

中满怀对艺术的虔诚,艰难背负着生与死的二律背反。

加缪曾说:“一个人永远是他的真相的牺牲品,这些真相一经承认,他就摆脱不掉了,一个人意识到了荒诞,便永世与荒诞联系在一起了。”人难以逃脱现实布织的名为“荒诞”的蛛网,这是生活世界中每个人都面临,也难以避免的问题,当“荒诞”袭来时,我们该怎样去面对它呢?反抗与自由是笔者的回答。反抗之中包含着激情,与消极对立。这种反抗就如西西弗推石上山一样“足以充实一颗人心”。积极投身于当下,义无反顾地生活就是一种反抗。因为活着本身就意味着一切。为生命赋予意义与重量,才能使得自己不至于成为飘零无所依的浮萍。

踏着铁人脚步走

——读《诗画铁人》有感

□董春诗



友谊;尾联“霞云卧水千般状,芦苇临湖一片澄”更像神来之笔,霞云、芦苇,水天一色,玉宇澄明,好一片壮美河山。自然而然让人想到美好生活、伟大的成就来之不易,面对艰难险阻要有逢山开路的拼劲儿,滚石上山的韧劲儿,抓铁有痕的狠劲儿。

三、思政情浓,寓意深远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作者身为思政教师,时刻不忘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该书将思政元素蕴于故事中、诗词中、史论结合中,可谓润物无声,让读者在潜移默化中被感动、被感染、被影响。从“洒酒红楼沙滩”到“跪别慈母尘埃泪”至“临终日夜念慈亲”的故事,无不拨动着读者的心弦。铁人王进喜关注教育身体力行。1961年6月,王进喜办起大庆第一所大队一级的职工子弟学校——鸡笼子小学。王进喜担任第一任校长,亲自给孩子们上了开学第一课。他教给孩子们第一个字就是“人”,告诉孩子们做人的道理。带有浓重的西北口音,“人,工人的人;人,高尚的人!”不时回响在脑海中。作者投身教育,致力铁人思政,通过著作、论文、诗词、讲座、网文等形式弘扬铁人精神、践行铁人精神。对于传承铁人精神,作者更是不遗余力,通过“价值引领陈蕃榻,传道多出夫子墙”的方式,以期“血脉传承来唤醒,学思悟践去张扬”。

时代变迁,我国已经彻底改变了一穷二白的面貌,意气风发地进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铁人精神必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第二个百年征程中焕发出耀眼的光芒。

看历史影像等资料。书中“祁连山上草初萌,水溶溶,柳盈盈”之美景,“坐论白杨河进尺,笑谈戈壁路吹笛”之豪情,“避风寒,晓月残,汗透羊皮袄”之奋斗……此番种种,非亲身经历而不能为之。

二、形式新颖,内涵深刻

这本书以铁人拼搏奋斗为线索,以鲜活实例、丰富图片为背景,辅以高度凝练的诗词,还原了一个有血有肉的铁人王进喜形象,多角度再现了他平凡而伟大的奋斗历程,全方位展现了他爱国、创业、求是、奉献的一生。纵观全书,可用“史料为基,增其信,图片为实求真,诗词守形为其翼,铁人守神为其魂”来概括。该书语言独特,形式新颖,内涵丰富,现以书中一首《两相知》试析之。首联“总理心系天下事,铁人奋战荒原情”道出了总理与铁人尽管地位身份相差甚远,但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人民服务的,艰苦奋斗;颔联“鞠躬尽瘁身先走,忘我拼搏砥砺行”既是对总理和铁人的写实,又是精神的激励和传承;颈联“剪纸葵花活见证,移灯握手两相情”道出了总理和铁人深厚的革命

情谊。首联“霞云卧水千般状,芦苇临湖一片澄”更像神来之笔,霞云、芦苇,水天一色,玉宇澄明,好一片壮美河山。自然而然让人想到美好生活、伟大的成就来之不易,面对艰难险阻要有逢山开路的拼劲儿,滚石上山的韧劲儿,抓铁有痕的狠劲儿。

读罢张伟先生《诗画铁人》,心中有一种冲动——踏着铁人脚步走,高举红旗去战斗。我国是一个英雄的国度,也是一个诗画的国度。以诗画来表现英雄的形象,是我国文学艺术发展的一个传统。而今,在张伟先生的笔下,用诗词刻画了铁人王进喜“爱国、创业、求实、奉献”的铮铮铁骨。《诗画铁人》是其经年积累之作,在铁人王进喜诞辰100周年之际,该书的出版是对铁人的礼赞,也是对铁人精神最好的传承与弘扬。

一、内容丰富,资料翔实

该书40余万字,共14章,作者力求史料翔实准确,从大庆铁人王进喜纪念馆、玉门铁人王进喜纪念馆、西安石油大学铁人王进喜纪念馆等,收集到300幅珍贵的历史照片;多次到铁人生活工作的地方甘肃玉门、黑龙江大庆、新疆克拉玛依等走访调研;查阅大量历史文献、现场实物观摩、观

忆一段峥嵘岁月,唱一曲动人赞歌

——儿童片《战歌行》观后感

□李凤玲

影片《战歌行》是一部以抗战背景下胶东“孩子剧团”为创作原型的红色题材影片。故事的发生地是胶东,其山情海韵自然是影片中展现最多的场景。远山、海浪、水鸟、沙滩、朴素的海草房、晚归的渔船,剧组为了能够真实再现20世纪30年代胶东小渔村的景观,特意在影片拍摄地海阳搭建了一座座海草房。观影厅里,不时有阵阵涛声涌到耳边,让我们隔着银幕似乎都能闻到海边那腥咸的气息。

其时,七七事变已经爆发,日寇的铁蹄踏破了东三省。为了宣传抗日,贺团长带领“孩子剧团”走进山村,用唱歌和演戏的方式开展工作。在积极抗战的掖县,村民们将剧团的孩子领进家中,保护他们的安全。“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河西山冈万丈高,河东河北高粱熟了,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端起土枪洋枪,挥动着大刀长矛,保卫家乡,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这是“孩子剧团”的歌声与呐喊,这是所有民众的激情与怒吼,这也是电影《战歌行》里,最雄壮的背景音。

《战歌行》中所展现的抗日历史背景深厚,生动的故事情节同样真实感人。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片中老烟锅的琴声和小眼镜的讲述,这一老一少的两处细节,刻画得尤其

细腻,令人动容。老烟锅是“孩子剧团”里年纪最大的一员,他拉得一手好二胡,每次演出都是由他给孩子们伴奏。在一次躲避敌人扫荡的大撤退中,剧团与鬼子遭遇。老烟锅为了保护孩子们,他故意拉起胡琴将鬼子引开。敌人循着琴声步步紧逼,老烟锅躲进了一处被炮火炸毁的院落。当鬼子一脚踢开大门,眼前的一幕却让他目瞪口呆:此时的老烟锅,闭目坐在院子里,神态安详,从容自若,他手上的那把胡琴,缓缓地拉着,如泣如诉。当鬼子现身,老烟锅突然怒目圆睁,赤手空拳和端着刺刀的鬼子展开搏斗,最后和敌人同归于尽,壮烈牺牲。深沉低回的琴音,在观影厅久久回荡,冲击着每一个观者的心扉。

尽管有流血,尽管有牺牲,但“孩子剧团”的成员,依旧在勇敢地演出。他们歌唱,他们呐喊,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支持和参与着抗战。掖县演出的那晚,鬼子突然进村。他们将小眼镜绑在舞台上,让他说出谁是八路军。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一向文弱的小眼镜目光坚定,一字一句地说:“明天我们会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们住在一所大房子里,骑着崭新的自行车。学校里开满了花儿,孩子们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我们的衣服是暖和干净的,早上吃鸡蛋,中午是打卤面,饭后再吃个水果,那是最好不过……”此时的他,眼里噙着泪花动

情地讲述,他眼神里的渴望与向往,让银幕前的我,泪如雨下。小眼镜所说的明天的生活,不就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吗?有一个声音在我们的心底默默响起:一定不能忘记过去的苦难,方能珍惜今天的幸福!

《战歌行》中,无论是环境的渲染,还是情节的起伏,最终都是为了托起一个个丰满的人物。《战歌行》塑造的是群像,是整个的“孩子剧团”。着墨最多的是李一铭,初到剧团时他非常抗拒,因为他想到前线去打鬼子,但剧团的演出让李一铭重新感受到了艺术的力量。一个个嘹亮的音符就像点点萤火,只要积聚起来,照样可以点亮黑夜。除了李一铭,还有美丽的贺团长,英俊的严指导,可爱的小画家,纯洁的白百灵,幽默的胖张,文静的小眼镜。他们都是“孩子剧团”里光荣的一员,他们为了宣传抗日动情地歌唱。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故事结尾,经历了战火洗礼的孩子们坐着渔船,驶向了新的战斗岗位。此时,大屏幕上出现了一张泛黄的合影,这是1940年6月1日胶东“孩子剧团”反“扫荡”胜利后的合影,是“孩子剧团”的真实影像。那一张张稚嫩的脸庞啊,他们仿佛穿越了时空,就站在我们面前。我想他们一定看见了今天我们今天的幸福,看到了六月的阳光下,所有孩子的笑脸!